

非遺傳承人趙樹憲 讓傳統技藝出國門

孤守「金陵絨花」 獨創「點絨成翠」

神州傳承 火紅的鳳冠、五顏六色的瓶花、造型雅致的胸花、還有懸於牆壁的篆體書法……走進江蘇省南京民俗博物館內的絨花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琳琅滿目的絨花作品，尤其是一套裝裱在畫框裡的仿點翠頭飾，更讓人驚歎不已。這些作品均出自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南京絨花代表性傳承人趙樹憲之手。作為南京目前唯一仍在從事絨花製作的「守藝人」，趙樹憲與絨花結緣43載，近年來更是將絨花工藝與金屬掐絲工藝相結合，還融入時尚元素，讓這項傳承了千年的傳統手工藝煥發出了勃勃的創新生機。

南京絨花，始於唐朝，因諧音「榮華」，是中華富貴文化的代表。相傳早在唐代武則天時，這門以蠶絲為原料製成的裝飾便列為皇室貢品。清康熙、乾隆年間為極盛時期。絨花品種很多，以簪在女子髮髻間的鬚頭花最受青睞。

未識先「婚」日久生情

趙樹憲說，舊時民間「一事三節」，即婚事和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普遍有用絨花作裝飾的習俗，藉以祈福、辟邪。絨花坊內展示了一些傳統的鬚頭花，皆為大紅大綠的顏色，樣式由吉祥圖案組成，如蝙蝠造型的「福在眼前」、石榴造型的「多子多孫」等。這些傳統樣式都是一代代傳承下來的，是他19歲被分配到南京絨花廠工作後，從老師傅那學來的。只有初中學歷的趙樹憲，進廠前從未接觸過絨花，也沒有美術功底和手工藝技術，他便從「滾線」開始學起，卻漸漸被這項技藝所吸引。他跑遍了工廠流水線上的每個崗位，最後掌握了全套的絨花製作工藝。他笑言：「我和絨花是先結婚、後戀愛。」

廠倒閉，趙樹憲一度告別了這個行業。再續前緣 融合時尚

2006年，南京絨花被列為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他開始重操舊業，於2008年在南京民俗博物館設置了絨花坊。此時的趙樹憲開始關注流行時尚，在表現形式和題材上力求創新，依舊使用原汁原味的絨花製作技法，設計全新造型，做出了色彩更明快、樣式更多變的作品，如插花、胸針、車掛、戲劇頭冠、裝飾用的書畫和擺件等等。後來，趙樹憲還與服裝設計師展開跨界交流，與勞倫斯·許合作，將絨花縫在他設計的禮服上，呈現出了孔雀的造型感，禮服穿在走康城紅毯的中國女星姚星彤的身上，讓南京絨花走上國際舞台。米蘭世博會上，趙樹憲又把絨花與意大利手工製帽相結合，以帽花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了這項中國非遺技藝。

技藝新生 巧仿點翠

「2015年有人給我看了很多過去點翠首飾的圖片。這就促使我開始研究，是不是可以用做絨花的方式來做點翠。」點翠是中國傳統的金銀首飾製作工藝，將翠鳥背部的藍色羽毛，鑲嵌在由金銀等金屬製作的不同圖案的底座上，是明清首飾的代表

作。「現在翠鳥是保護動物，點翠首飾越來越少。」趙樹憲說。據趙樹憲介紹，絨花由煮熟的蠶絲製成，要經過染色、勾條、打尖、傳花等近十道工序。而仿點翠作品完全使用絨花工藝，困難之處就在於對絨條的後期處理上。製作絨條的過程叫「勾條」，他拿出一捆重約20g的絨線做演示。只見他先用刷子將絨梳理整齊，用兩根鐵絲自下而上夾住一端絨線，預留出想要的長度，用剪刀剪下，兩手握攥鐵絲兩端反向捻轉，一根絨條就誕生了。接下來是「打尖」，右手持剪，左手旋轉絨條，剪刀貼絨面剪出所需形狀。他告訴記者，「點翠的顏色是藍綠色為主，我就用這類顏色的絨。把剪好的絨條，填進金屬底座裡，要填得妥帖。絨是天然材料有彈性，在後期處理上比較有難度，我動了不少腦筋，而且要保證蠶絲的光澤，還要做羽毛般的肌理。」就這樣邊做邊研究，趙樹憲用了近一年的時間，終於成功做出一套仿點翠頭飾，後來他又用這種手法做了髮簪和耳墜。「通過點翠實驗成功，我把色彩的路子完全打開了，能做任意顏色、漸變，設計各種各樣的款式，不僅可以做頭飾，還能做胸飾等等，絨花就有了另一種效果。」



趙樹憲在製作絨條，此工序稱為「勾條」。香港文匯報記者田雯攝



敞開大門收徒 年輕弟子助「守藝」

勾條、打尖後的絨條，還需要經過「傳花」這一重要工序，就是用鑷子對絨條進行造型組合，再配合皮紙、料珠等輔助材料，最終做出「鐵絲為骨，蠶絲為肉」的南京絨花作品。由於工藝複雜、耗時長，趙樹憲一度面臨傳承之困：招不到徒弟。兩年前，一位叫程穎的女子主動走進絨花坊拜師學藝。另一位「90後」女孩李璐也拜進師門。李璐原在南京藝術學院書法專業就讀，學校組織的一次博物館參觀，讓她愛上了絨花。本科畢業後，她就主動過來拜師。趙樹憲笑着說：「我這兩個徒弟對絨花都是一見鍾情。」李璐認為，「90後」年輕人性格活躍，喜歡新鮮多彩的事物，可能不能久坐靜心地重複做一件事，會覺得單調，可她卻從絨花中體味到深深的趣味。程穎表示，這種手工藝不是一兩天就能學得好、學得精。她說，現在非遺傳承人的年齡普遍比較大，特別需要年輕人來學，不能讓手藝失傳。趙樹憲最後說：「這兩位徒弟不是我的關門弟子，我不關門，敞着大門歡迎更多的人來學習南京絨花技藝。」



趙樹憲在指導徒弟程穎製作絨花鳳冠。香港文匯報記者田雯攝

今年以來，泉城山東濟南受汛期降雨偏少等原因，地下水補給明顯不足，汛期後地下水水位持續走低，被譽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水位昨日連續8天處於28米的橙色警戒線以下，創下自2003年泉水復噴以來歷史最低水位，提前3個月跌破警戒線，較去年同期下降了近1米，面臨停噴危機。



2016年8月15日，趵突泉現「趵突騰空」奇觀。資料圖片



11月20日16時，趵突泉公園內公示的水位為27.94米，原來噴湧的三股水，當日只在水面上看到一點浪花。網上圖片

濟南持續乾旱 天下第一泉恐停噴

昨日的趵突泉地下水實時水位為27.91米，三股泉水噴湧乏力，只在水面看到層層浪花，「水湧若輪」景象不再。40多天無有效降雨 水位告急 據歷年趵突泉水位記錄所載，從2003年泉水復噴以來，歷年同期水位普遍高於28米橙色警戒線，個別年份更是達到了29米以上，低於28米的情況一次出現在2015年為27.99米，另一次就出現在今年，至昨日已是連續8天處於橙線以下。

據濟南氣象台值班人員指出，從10月上旬以來，濟南市已連續40多天無有效降水，截至目前，今年濟南累計降水量比常年同期減少近兩成。每天20萬方「客水」入地保泉 據濟南市泉水保護辦公室主任程軍表示，為了保泉，濟南市常年利用歷陽湖進行生態補源，每天補源量達3萬立方米。從11月17日以來，濟南市還利用玉符河進行回灌補源，每天有20萬立方米的「客水」在玉符河滲漏帶回

觀音殿上樑 滬玉佛寺修繕完工在望

有着130餘年歷史的上海玉佛禪寺繼月前大雄寶殿順利向北平移30.66米到達永久新址後，昨日，該座古剎的修繕工作又迎來重大進展，其中軸線殿堂觀音殿舉行了上樑。觀音殿是玉佛禪寺中軸線殿堂的重要建築，在經歷為期約兩個月的建設工作後，進入到上樑重要環節。該殿堂面闊三開間，同寺院東西兩側的殿堂一樣，採用寺院現有的江南明清殿廷建築風格，建築木料均採用質感上佳的緬甸柚木，並在建造中請來專業工匠，以榫卯結構來建造打磨。全新面貌迎善信 自玉佛寺於2014年7月底正式啟動消除公共安全隐患保護性修繕工程，如今，寺內東西兩側殿堂已全部完工。其他各項工作預計會在年底之前全部完工。屆時，上海玉佛禪寺將以全新的面貌迎接眾人。



上海玉佛寺保護修繕工作迎新進展。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上海玉佛寺中軸線殿堂舉行上樑。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攝

江西2000人打太極創紀錄

2017江西首屆太極文化養生節24日開幕，2,000餘名太極拳愛好者共同打太極「六首四象功」及推手，組成太極圖案，為全國規模最大太極推手活動。在江西南昌灣里區公證處公證員的公證下，來自上海大世界力士理事會理事高文、韋小安對「2,000人太極推手賽」進行考核，並最終評定：2017江西首屆太極文化養生節2,000人太極推手活動創上海大世界力士紀錄。當日，當代陳式太極拳代表人物太極「四大金剛」之一王西安、陳式太極拳十二代嫡宗傳人陳斌、太極拳四大金剛之一朱天才宗師之子朱保林以及江西省陳式太極拳協會成員與全國各地太極拳愛好者在現場進行了交流互動。



2,000餘名太極拳愛好者共舞太極。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道攝

保護區現165頭江豚 數量回升至十年前

據中國農業部長江江豚科考隊消息，該隊已結束湖北武漢到宜昌江段的江豚考察，始於11月10日的科考，往返1,300公里的航行中，總計目測發現了165頭次江豚，結果顯著高於2012年科考，與2006年觀測結果相當。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往返考察均在石首保護區新廠鎮及塔市鎮附近水域發

現江豚，而2006年和2012年長江淡水豚科考都未能在石首保護區江段發現江豚分佈。另外，在宜昌煙收壩水域，自2008年以來生活着一群3到4頭的江豚，此次考察亦再次發現這個小群體。科考隊在葛洲壩下500米靠近1號船閘水域發現一個約由8到10頭江豚構成的群體，據宜昌漁政介紹，這個江豚群體

與近兩年環境改善有關 科考隊現場指揮、中科院水生所

郝玉江博士表示，這一江段是中國江豚遷地保護區較為密集的江段，初步來看，江豚觀測數量增加可能與近兩年環境改善有關，也可能與江豚棲息地改變相關。不過，要等整個考察結束分析完成後才有比較可靠的結論。資料顯示，2012年科學考察發現，長江江豚種群數量1,000頭左右，情況極度瀕危。